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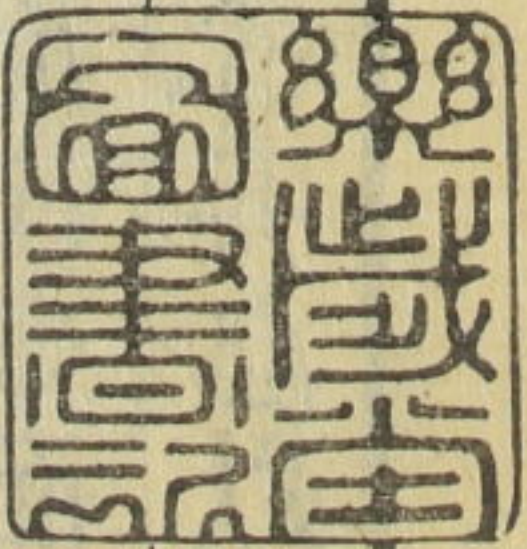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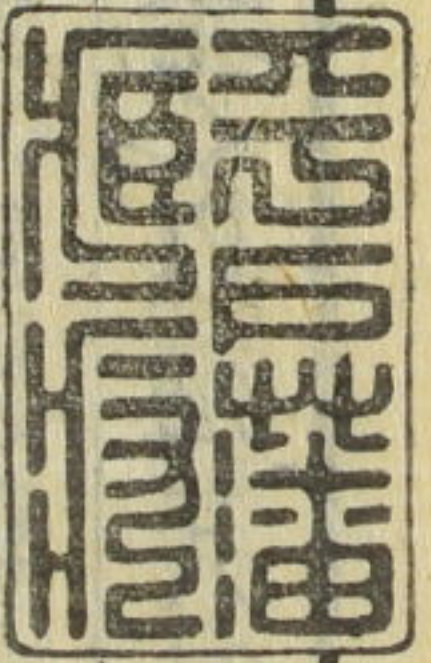
四

2713
917
17





孟子釋解卷之四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此篇記孟子於齊出仕退去之六節亦以實前篇養氣之言者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
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
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

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
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
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
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天時其國分野得歲星之類地利謂其山川險阻及城郭堅固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也環圍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城限也畔者謂去此而就彼也

此章孟子論戰勝之道者蓋先為勸齊伐燕一案
作伏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小矣而或環而攻之
而不勝夫環而攻之以殫其兵力者其必以有得

天時希其或得勝者矣然而不勝者以其城郭據
地利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而敵易乘也
池非不深而敵易越也兵革非不堅利而敵不威
也米粟非不多而不可久支也然而其城中之將
卒委而去之者乃以其城中人心不和不肯為守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
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蓋民唯
以德惠撫之則懷集懷集而安則國固國固而多
助則天下威矣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寡
助之至雖親戚或畔之多助之至天下盡順之君

子用戰則以其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或有不戰而勝况戰乎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如就見言論其宜則孟子諸弟子者皆就見而

王亦以師待孟子則亦宜如他諸弟子就見者也不可以風朝云畏風寒也朝將視朝來早臨朝也造至也東郭氏齊大夫家孟仲子孟子之子名宰詳見孟子遺事采薪之憂言病不能採薪謙辭也曲禮有疾辭曰某有負薪之憂景丑亦齊大夫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云爾者猶云其云若是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

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郝云非此之謂言非仁義不與王言之謂也禮云父召唯而不諾諾者應之徐唯者應之疾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愚云言宜曰與夫禮父召無諾君命不俟駕者若不相似也豈謂是與言未見所以敬王者豈謂是聞命不果之事與仁長善故敵富義高潔敵爵慊恨也義詳見前郝云是豈不義應上不敬非禮為不義也是或一道應豈謂是與出于禮所言之外也三達尊推廣曾子之意申言之達通也通天下古今共尊也齒年序也人生與齒俱生俱彫故謂年為齒輔世維持世道也長民表師眾民也德即仁義有諸已也有其一君有爵也慢其二不敬齒

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郝云將大有為待賢臣大有作為也道曰德行德曰道尊不敢棄也樂不厭煩不苦難也學師事也臣委任也不勞者君臣相得言聽計從逸而有成也醜者愚云其匹類而並在於其比之謂郝云地醜國敵也德齊政同也尚愚云過出其上之謂好臣所教郝云喜任用所使之人也不好臣謂有虛名而無實意即不就見而召之類湯於伊尹桓公

於管仲以為師則虛心受教不敢召矣

此章記孟子之仕未嘗屈其道之事也蓋是時孟子復自鄒來齊在其旅舍而將朝王使人來其辭意亦自知其宜當就見而稱疾而不來孟子因亦稱疾不往明日出弔東郭氏公孫丑之間是欲孟子重憚王之所或聞之也而孟子偏不欲如其使役之臣所為也故曰昔者疾今日愈王之使人乃令問疾醫來孟仲子對猶憚言其他適故曰趨造於朝而彌縫其罅遲不造則曰我不識能至否乎蓋亦以其力疾趨造故恐有罅遲之事為辭也乃

至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寓而造於朝孟子亦不得不成其云今病小愈之辭而趨造則實不可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訊以未見所以敬王者其意亦以孟子為過傲也而孟子故為不知但稱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者是先示已有欲大輔成王之意也景子引禮乃專責孟子以其固將朝聞王命欲召遂不果之事以與禮不合而孟子乃始引曾子之言以見匹夫之仁義可以敵王公之富與爵因更欲以其有所不召之臣之論故曰是或一道也下因承之以達尊三以明王公

不可以有其一爵而慢其有齒德一者之義也於
是始反有所不召之臣之論欲有謀焉則就之一
句與前就見照應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也一句即亦孟子意去齊之謀之所由夫者必不
勞而王不勞而霸者以委任得其人也今天下地
醜德齊已下言當時列國諸侯其地大小其德賢
愚略相等莫能相尚為之上者無他故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乃其臣率皆庸材豈足輔
成大事業乎是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亦
唯以其有志成大業故不敢召管仲之事止於霸

齊者且猶不可召而况如孟子不欲為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
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
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
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
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朱熹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郝敬云謂銀也金有五而銀直倍于銅鐵故曰兼金一百郝云即百鎰也鎰即兩也或云二十四兩為一金曰鎰然則齊一

餽二千四百兩薛小國一餽五百二十兩豈其然乎
臆朱熹云送行者之禮也戒心朱熹云時人有欲
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
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處者愚按言尚在旅寓未
有處齊之心也

此章記孟子之仕未嘗為貨也陳臻問前日不受
百金於齊而受七十鎰於宋受五十鎰於薛如不
受為是則受者為非而孟子之行竟不免於居其
一非矣孟子答宋之餽辭曰贖而予方將遠行故
受之薛之餽辭曰為兵餽之而予方有戒心故受
之若於齊則予尚在逆旅未有處齊之心也是無
處而餽是以貨餌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其

心之所嚮乎是以不受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二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郝云平陸齊屬邑大夫邑大夫也諸侯稱王故邑宰皆稱大夫平陸大夫即孔

距心也。戰又之有枝者，持戟之士，為大夫守衛者也。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羸，愚云瘦德貌。轉，愚云餓死而其尸轉墜於溝壑中。心，距心。大夫自名也。牧之，朱熹云養之也。牧，郝云水草之地。郊外，隰，阜丘陵，皆可為牧也。芻，草也。牧與芻，謂牧地所生之草。求，向。牛羊主者求也。立而視，猶坐視也。邊，邑。曰都，周禮有甸，稍，縣，都，環王城外。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朱熹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誦，郝云猶誦詩之誦，從容言之也。

此章明有官守者之所為罪責者，蓋以此為下章孟子答辭所言作地也。平陸，持戟之士，失其伍，則不待三而去之。而邑，大夫使其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則是亦猶持戟之士之失其伍也。孟子初以此語之，則猶以為非已之

罪也。孟子因夏設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之喻，其旨蓋言老羸之轉於溝壑，壯者之散亡，何不以其齊王以求濟卹之道，若不得則盍及其邑民於王，而身辭其職乎。故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而誦此問答語者，蓋亦欲使王亦自知其罪也。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臣靈丘齊下邑士師獄官之長官守以官為守言責以言為責郝敬云古凡近臣皆得以所職盡言禮曰人臣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後世拾遺補闕之說言始有專官非古矣綽說文云緩也裕說文云衣物饒也詩小雅角弓篇云此

此章以見孟子在齊不能用而不去亦以與前篇

柳下惠相照映也蓋蜚龍本為靈丘宰而心欲得

為近臣以盡規諫是以嘗辭靈丘而請為士師此

其行似有志行道者故曰似也而孟子謂之之時

蜚龍為士師既經數月矣而不聞一言之諫於王

故曰未可以言與蜚龍為孟子此言所勵乃納諫

於王而王不用蜚龍因遂致為臣而去齊齊人因

謂孟子曰其所以為蜚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

不知也蓋以譏孟子其言不為王所用則亦宜速

去而未能去也孟子聞此因辨已與蜚龍其道不

同曰凡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宜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亦宜去蜚龍是也孟子之於齊乃無官

守又無言責但游事也已則較為臣者稍得自由

而不必以速而可故曰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

裕哉即亦所謂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學

孔子之處是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
 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蓋齊
 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蓋輔孟子以治其行旅
 間之事也史記甘茂傳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
 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
 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者其輔行之
 義亦同朱注以為副使者非是矣王驪以其輔行故
 每行先於孟子而以治其廬舍飲食等之事而每日
 朝見孟子而先行暮則留其當來宿之地以候孟子
 故曰朝暮見也行事即其行途間廬舍飲食等之事
 也夫者指王驪也既者了事之
 辭或者料度其當有之之辭也

此章孟子又未嘗屈其道於齊王嬖臣也為卿於
 齊為客卿也出弔於滕者孟子自出弔也王使親
 倖貴臣陪孟子治其行事示優崇也驪欲以媚孟
 子故朝夕見以請命行事而往反齊滕之路孟子
 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
 矣此疑孟子既為齊卿則其行事之所欲者亦宜
 命之於王驪而今孟子不與之言是似卿位小於
 大夫也齊滕之路不為近矣言此其往反之間豈
 無行事之可言者哉而未嘗與王驪言行事者何
 哉孟子曰夫既或治之不待吾言也郝敬云孟子

本不欲與其權倖押此託辭耳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句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

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孟子魯人故葬歸于魯贏齊南邑毛奇齡云戰國

游仕多家于齊以孟母娶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借

出處必借處自當與介推奉母老萊携婦一類未有

拋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劉向列女傳云孟子

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則是孟母與孟子

同在齊國有明提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

葬而究之魯繹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于齊反者

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叙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

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

而還魯則墓需三月未有甫還魯即墓者亦未有在

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于魯者其于自齊葬魯四

字多少不合是必斂尸殯堂獻材作槨諸節行之在

齊至三月而歸葬于魯故甫葬而即反齊以亡者噫

歎尚在齊也此則說經稍近理耳郝云孟母墓碑記

云在鄒縣北二十里馬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

梓

充虞孟子弟子敦字治也匠木工治棺槨者也事喪

事也嚴急也請問也古謂太古始為葬埋之時無度

無定制也中古後聖制禮之時槨外棺障土者必稱

之厚與棺等也不得愚云言不得以棺七寸棺稱之

也自天子已下十三字斜插悅稱意也無財貧也不

得以下十九字蓋兼以見無財不必強備之但謂不

可以為悅也已又按此蓋引古禮之文者比以已身

比況其死者也化自有入無也親近也木薄則

土親近肌膚也校當讀作校言比校知之也

此章明孟子之於諸侯未嘗以貨之也雖然有財其治家又從其所有以爲之也孟子葬於魯之時使其門人充虞董其匠事而充虞以其用材之甚厚亦疑其太過然以當時其事甚急是以不敢問及今之止於贏其事稍閒乃發是問也以美言以美者作之心也蓋謂其或近僭之辭也孟子之答引自天子達於庶人者乃以闢其疑也然後盡於人心者言棺七寸椁稱之然後盡於人心也不得盡於人心者不可以爲悅而其不得者乃無財者也故得盡於人心者爲有財矣古之人皆用此七寸

之棺椁吾何爲獨不然乎且以已身比况化者如用七寸之棺椁則是爲無使土親膚者也此之於人心獨無計校之心乎然則得用之者之爲盡於人心者可知也葬用美材者是似使天下之美材徒朽於土中者是以世或議之以不儉然而古人有訓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美材之朽於土中又何足惜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
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
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
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沈同
齊臣私私意也以其私三字亦不勸之明証也子噲
燕君名噲子之齊人仕爲燕相燕代爲齊說燕王噲
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也許由不受有
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于之子之
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子噲遂以國屬于之郝
敬云司馬遷作燕世家謂孟子勸齊潛王伐燕本此
章之文世儒因謂孟子先任宣王後仕潛王以此章
伐燕爲潛王事以梁惠王下篇伐燕爲宣王事以孟

子作于宣王薨後故稱諡潛王尚在故稱王又據世
家以燕易王初年齊宣王因燕喪伐取十城即梁惠
王下篇取燕之事非也宣王伐燕取十城蕭秦說齊
已還之矣諸侯何以又欲謀齊宣王自謂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正謂舉燕之七十餘城故
孟子謂齊倍地而不行仁政天下畏齊之強若止十
城何遂動天下兵又以此篇之王爲潛王然則孟子
終宣王世未去齊至潛王朝乃致爲臣則王不當云
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孟子亦不宜云千里而見王前
日千里明指初自梁來謁宣王也史稱宣王喜文好
士稷下列策養士千人故聞孟子去而就見語時子
中國留養情辭風旨誠足用爲善之君孟子所爲不
忍遽去而三宿出蓋者必若潛王驕奢亡國通逃王
身死于淖齒之手孟子以五百興王安齊安天下望
之豈其紕繆
失人若此乎
此章孟子於齊王以上其道行與不行之一大要
關處而孟子之言亦但以其直而未嘗以私曲也

此又孟子於齊養氣之處也沈同以其私問以已
意問也如以王命問孟子必詳告之矣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言以義之正論之
則彼此皆當以其不得作如是之事爲意也下因
舉其當不得之譬況無王命而以私意授受其祿
爵者固非其當也子噲子之所爲何以異於是
是故燕爲有罪可伐也沈同以此告王王因遂舉
兵伐燕而世遂傳其勸齊伐燕而或疑以問之也
曰未也者言未嘗勸伐也沈同但問燕之可伐與
不可故曰可伐也若問可伐之人則將應之曰爲

天吏則可伐之因又舉譬況此譬如人可殺而非
士師則不可也今齊非爲天吏也則亦猶以燕伐
燕我何以有爲勸之之理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
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
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

周公第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變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陳賈齊大夫管叔名鮮武王之弟周公之兄食邑于管監視也愚按齊人畔王而王慙於孟子陳賈欲以周公誤任管叔監殷之事解之於孟子者此蓋當時宜王亦必有任人監亡燕之民而燕人後畔於齊其事頗與管叔之畔相類是以陳賈言之也按史記燕世家齊王因使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飾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亦聚眾其後齊攻燕子噲次齊遂大勝之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則疑齊勝燕之後太子平降齊因使之監燕及其立為昭王乃遂畔齊而齊王以此為耻也郝敬云周公相武王謀紂立其子武庚于殷使管叔監之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為相管叔流言毀公云將不利于王王疑公避去居東土二年管叔以武庚叛成王與二公在內謀執管叔殺之周公不知也事詳周書金縢大誥等篇聖人且有過謂周公誤使管叔無先見之明也蓋管叔雖非公殺之而管叔所以監殷則周公使之也

此章記燕人果畔以實前章之言且以見齊王終不可以輔之也宣王伐燕取之之後孟子嘗勸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見於梁惠王下篇而王不聽其意蓋欲以燕為齊之縣而今燕人果畔故曰吾甚慙於孟子慙之言猶云無顏見孟子也陳賈欲援周公誤信管叔使之監殷之事以解其所為患也曰王自以為

與周公孰仁且智者其言之所比倫太過而王恠
之故曰惡是何言也管叔監殷因謀叛抵誅故曰
知而使之是不仁也周公其初是爲不能察知故
曰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言
仁智之事雖周公未之盡全也况王之仁智未及
周公者乎然則王之不能察之其然而致燕人之
畔者是爲其宜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有
諸者並皆讓之長者而不敢有其識之辭也然則
聖人且有過與者即推問仁智未之盡也孟子以
兄弟之故釋其所以過者其義已出於陳賈料度

之外而孟子又已察知陳賈發問主意之所在也
故因更駁其將以飾過之非也過則順之者蓋改
之爲逆不改而因推行之曰順也如日月之食者
言不自掩其誤也又從爲之辭者如陳賈援周公
以爲之辭者即是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
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
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
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

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郝云：致猶還也。還其爵於君也。前日願見也。時子齊臣中國，國中也有六石四斗曰鍾，於敬也。式法也。愚云：使士民皆自矜持以取其式於孟子也。郝云：陳子即陳臻。孟子弟子十萬，卿祿之數萬鍾，則六萬四千石，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齊祿未必多。

至此古所謂鍾，猶今言升斗也。愚按一鍾當本邦今伍斗七升肆合，捌勺柴撮有奇，千鍾今陸千捌百玖拾捌石肆斗柒升伍合有奇，萬鍾今陸萬捌千玖百捌拾肆石柒斗伍升壹合有奇。季孫子叔疑，朱熹云不知何時人。郝云私猶專也。龍作壘，長丘如防也。朱云龍斷，罔壘之斷，而高也。郝云交易曰市，有司市官也。周禮地官司市等職是也。治之治以市官之法也。賤丈夫專利之小人也。左右探望之狀，賤鄙其貪也。征，徵其貨也。朱云罔謂罔羅取之也。

此章記孟子於齊之志，專欲輔王以平治天下，故見王不可為，則致為臣而歸，不為其富貴之可得而留也。王就見者，親來就孟子寓所而見之也。孟子蓋宣王素慕孟子，及厚禮卑辭，令以聘之後，肯來齊為客卿，故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

甚喜也。孟子今則致為臣者，是棄王而歸也。然而王心猶欲其歸，後亦得繼見而問之，而孟子心固亦望王之留已，故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之音，則但欲置之國中，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而無用其言之意，是以不敢直言，且由時子傳之於陳子，以告孟子也。孟子不敢謂王為非，且託辭於時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已下言如使予欲富，則所為豈辭十萬而受萬邪？夫豈以如是人為欲富乎？引季孫之言者，蓋季孫為魯正卿，始以子叔疑為卿，使為政，後稍不

用其言，而子叔疑乃請欲使其子弟為卿，其意蓋又欲肆已所欲為政於其子弟之所為卿者也。故季孫異之也。心人亦已下，亦仍季孫之語言，吾非異其欲富貴也。子叔疑則欲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已下。孟子釋其龍斷之語也。古之為市者，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是以有司者，但治其爭訟之類而已。自有賤丈夫，始從而征之也。龍斷，高地也。據壘斷而左右望，蓋亦使人間在其左右人眾中，隲為指麾，以報其所，物價之貴賤，而賤丈夫因以網羅其市利，而人皆以為賤人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
 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
 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
 入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入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
 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郝云晝齊西南近邑地有晝
 水漢有晝清侯是也隱或作
 隱依必几坐具所以憑齊與齋通齊宿而後敢言者
 蓋言已為孟子慮而欲孟子必聽許其言是以自重
 所欲言為之齋戒越宿也日坐者欲客不去而復坐
 也魯繆公元公名顯郝云古繆穆字通魯穆公秦
 穆公漢穆生俱作繆子思名伋孔子孫孔鯉子速事
 孔子而受業于曾子魯繆公欲用以為相曰為相不
 得行其道相之耻也不受去泄柳魯繆公時賢人申
 詳鄭玄謂為子張子申詳音與顯孫聲相近難据愚

按子思常有意欲去魯而繆公欲留之故無人乎子
 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常有有意留於魯而
 繆公不必留之故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也

此章記孟子去齊初尚遲遲以欲王之改之蓋又
 為下章有所言作伏也晝近邑而宿者蓋亦以待
 王使人來留之必如客其心欲為王留孟子行而
 其語乃如為孟子慮者故下云子為長者慮也而
 孟子惡其言許且惡其視孟子甚輕是以不欲聽
 其言乃隱几而卧也客不悅其卧而不聽而請勿
 復敢見矣者言欲與孟子絕也曰坐我明語子者
 明隱几而卧之由也子思泄柳之喻其意言欲孟

子之留宜令王有人於孟子之側而以王意留之
 也不及者慮不及繆公待子思之事必子絕以下
 言子為長者慮者如此然則此宜自子絕長者而
 曰請勿復見乎宜自長者絕子而隱几而卧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
 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
 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尹士齊人郝云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
 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必
 干求必澤恩寵必千里見王言來之決必三宿而後
 出畫言去之緩必濡滯緩意茲不悅指濡滯必高子
 孟子弟子由猶同悻悻愚按怒氣
 悻厲之意窮日之力自朝至夕也
 此章記王不改而後孟子始乃浩然有歸志而其
 三宿出於畫者又所以見孟子欲安天下之志不

可以自弭故亦倦倦於齊王也尹士之意言孟子
前已仕王則宜可識其不可以爲湯武之業而不
識則是不明也前已識其不可然且終其母喪而
復至則是干求恩澤也鄒齊千里而來見王不遇
故去者宜當速行以趁其千里之路而三宿而後
出晝是何以濡滯至於若此也士則於茲事不悅
孟子之所爲也高子聞尹士此語於人因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尹士小人惡知予之心哉千里而見
王是非王之促余而予有所欲也其所欲者乃欲
以令齊王行仁政以安天下也不遇故去則其去

路之所嚮豈有予所欲者哉予不得已而去者安
得不濡滯也予三宿而出晝者是以於予心猶以
爲速王庶幾自改其過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於齊
矣是予之所以濡滯也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
然後心始浩然以思千里之路而有歸志也予雖
然浩然有歸志豈舍王有終絕不顧之心哉王之
爲人猶足用爲善此一語兼以及前不明及于澤
之二語也王如用予言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
舉安言將行仁政以救天下之塗炭也王庶幾改
之者予日無不尚望之也予豈若所謂是小丈夫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者哉尹士以其不如小丈夫之行譏予者豈知予哉尹士聞孟子此語曰士誠小人也蓋其所譏之意果以小丈夫之行望之於孟子故也又按此章小丈夫之喻云諫而不受而前又云王庶幾改之則燕人畔王之後孟子蓋有所諫於王而王不改故今去之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路問中路問也豫愚按內備有所應於物之謂

至而以處焉者之謂故神安氣平應物有餘曰豫故有病若拂意之事而神氣為之不安者皆曰不豫也郝云名世謂道德事功著名當世如臯夔伊周是也數過時可見汲汲有為之意又按如欲平治天下已下分股法

此章記孟子去齊若有不豫色而孟子答辭中又

深致意於齊蓋為前有三宿於晝之事以此章見

孟子其深衷者也充虞在中路見孟子顏色之不

豫而發此問者郝敬云不怨不尤引所聞以寬孟

子之憂非為質疑也此說得之矣蓋不豫是不樂
 即是憂本與不怨尤不同充虞唯謂不怨尤為中
 心寬平之意故引以為問辭而孟子因亦不計較
 其異同直答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指昔為充虞
 有怨尤之意引孔子此語以喻之之時此指今去
 齊之時言彼喻心氣宜寬平之時是為言視其一
 身進退之時而今乃為關天下治亂之時是以不
 同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者以自堯舜至湯自湯
 至文武言也其間必有名世者以臯陶稷契伊尹
 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言也今已七百有餘歲

則其數已過於五百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者謂
 禍亂已極天下思治皇皇翹首望明主之出之時
 可以有為也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孟子今乃不
 得不去齊也郝云世方驚於功利仁義道德屏不
 得試禍亂紛紛息肩之期尚遠生民倒懸閔然如
 痾瘵在身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得之矣吾何為不
 豫哉者言天欲平治天下則吾何為有不豫之心
 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

孟子卷之四

受必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皆地

名仕者致身以任其君上之事之謂，祿者安享廩采，後世因襲者之謂。凡仕者其身勤，任其君事而無所自營，故其宜必當受其祿養，是為古之道。今孟子遊仕不受祿，是以異而問之也。師命者，有師旅之命，蓋指伐燕之事也。

此章追記孟子在齊不受祿之故也。仕而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故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者，謂始見宣王也。退而有去志者，言當時已見王待已之情，非是也。退王前而即已有去齊之志，欲去而又受祿受祿而不終留，皆嫌于變故不受也。繼而有伐燕之命，而齊舉國事於師旅，不可以請去，是以遂

久淹於齊，故久淹於齊者，非我志也。按孟子於崇已有去志，而久淹不去者，亦猶與二宿出於晝之意同。蓋待王之改志也。郝敬云：自致為臣以下，數章有次第，始致臣而去，王知所以留，猶可無去萬鐘大非孟子意，遂行三宿，于晝猶望王追，而王不追，故客有為王留者，又有疑孟子不速去者，不知孟子去非得已在路，與文虞言憂世之情，既去居休，與公孫丑論始終去就之道，惟不苟祿，不為臣，所以行止自如，雖有十萬萬鐘，何足以縻之。愚按郝唯以自致為臣以下，為有次第者，要亦未知成

